

# 抗 議

## 期四十二第

說老實話(特載)

事實勝於雄辯

中日經濟合作應有之認識(特載)

和平反共復黨建國(特稿)

蘇聯的狂吠

斯丹林在歐洲的最後目的

馬克思主義之崩潰(選載)

美國遠東政策之將來

日本對「滿」經濟統制概況

日本最近在華之經濟動態與經濟提攜(下)

歐戰對於日本工商業之影響

予欲無言集

汪精衛

仲平

稽民誼

馮 遜

楊乃巨

劉鏐譯

毛一波

鎮 南

汪壽昌

王時傑

木 軍

葉紀懷

版出日一十二月一十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 特 載 說 老 實 話

汪精衛

各位同志！

——總理誕辰紀念日演詞——

總理手創了中華民國之後，歷十四年，未及看見建設成功，便已長逝。長逝之後，於今又歷十四年了，不惟建設沒有成功，眼見得山河破碎，國家民族的命運，也保不住。我們在此時間，來紀念總理誕辰，真真是萬感交集。總理在世時候，每逢誕辰，總是若無其事的，最多晚飯時候，約幾個同志，添幾樣菜，喝幾杯酒；這幾個同志，也仰體總理的意思，連祝詞也沒有；只舉杯默祝總理長壽，永遠的領導着我們，向革命成功的前途邁進，如此而已。這種景象，每到今日，如在眼前。我們此時也只有默祝總理在天之靈，永遠的領導着我們，在這萬般艱難萬重痛苦的局面中，悉力奮鬥，把國家民族救了出來，向著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前途，邁步前進。

我們每年紀念總理誕辰，都有演詞。演詞之中，略明一義；因為總理的遺教博大精深，只就其中引伸一義，已經令人尋繹不盡。我們今日所要提出的，是總理生平說老實話。各位同志：說老實話是復興國家民族的根柢，不說老實話，是亡國的根柢。總理民族主義第五講裏說到中國天天可以亡，特別說到最近可亡中國的是日本，並且說到「日本或者因為時機未至，暫不動手，如果要動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國」。從日本動員之日起，開到中國攻擊之日止，最多不過十天；所以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各位同志：如果總理在時，日本要亡中國，總理將怎麼樣呢，無疑的總理必然領導我們悉力抗戰，做到四萬五千萬人同心殉國為止，這是毫無疑義的。如果還以為有疑義，這定不是總理的信徒。然則總理為什麼說這樣話呢？因為這是老實話，什麼「最後勝利必在我們」什麼「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閒換時間」這些話必然受總理叱責的。可是如今這些話卻成爲天經地義，而總理的話早已撒在九霄雲外了。甚至有人公然的說：「如今抗戰已經兩年有餘，中國並沒有亡」，這種話可說是連文理也不通。所謂制人死命，是可致人於死，不是已致人於死。總理明明說道，「從日本動員之日起，開到中國攻擊之日止，最多

## 事實勝於雄辯 仲平

據上海日文大陸新報本月五日載稱：「此次與亞院會議，已確立對將來新中國政府之態度，而向事實之處理着着邁進；同時，中日經濟合作問題之重要性益見增加。就中在華中方面有特別慎重處理之必要；即對於已成立之中日合辦各企業及維新政府法人，已達考慮決定具體方針之階段。現地當局，有鑒於此，而以慎重之態度，注視中日經濟界各方面之動向。但最近上海及華中各方面，頗多不瞭解此次戰爭之大目的，而於將來的新中央改組成立之前，狂奔於既得權之獲得；即在第一流之大公司，亦競競於造成既成事實，以確保中央政府成立後之發言權，有不顧蹂躪基於平等互惠原則之中日經濟提攜之根本精神之傾向。當局頗爲憂慮。日本現地軍當局對於此種傾向，以爲有負在前線爲此次戰爭而賭其生命之

不過十天」。這是說，在十天以內，形勢上已可以制中國之死命，並不是說，在十天以內便已將中國整個的併吞了去。如何可以誤解？其實這不是誤解，只是曲解。為什麼曲解呢？因為不肯說老實話，而要說不老實話，於是「最後勝利必在我們」，「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話便成為天經地義了。其結果，使一般人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糊裏糊塗的打起來，糊裏糊塗的打下去，國便這樣的亡了。不說老實話的害處是如此的。

如果日本要亡中國，則戰亦亡，不戰亦亡；與其不戰而亡，不如戰而亡，我們何必說不老實的話？只老實的約齊四五千萬人同心殉國便了，這有何遲疑！有何留戀：反之，如果日本不是要亡中國，或者是日本本來不是要亡中國，或者是日本起先縱有亡中國之意，後來看見中國人人都有殉國的決心與勇氣，知道中國縱然亡在一時，而不亡在萬世，不如同心轉意與中國言歸於好；無論是那一種動機，總之日本如果沒有亡中國之意，則中國應該隨時準備收拾戰爭，回復和平。這也是老實話。如果先前不說什麼「最後勝利必在我們」，不說什麼「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則先前主戰說老實話，如今主和也說老實話，人心士氣必然清明得多，決不至於像今日那樣的烏烟瘴氣。

「日本天天可以亡中國」，這是 總理所慄慄危懼的，不憚大聲疾呼，告訴同志，告訴同胞。總理絕不曉得假裝門面，絕不怕人說他「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因為這是事實，要認識得清楚，要老實的說出來。如果你也不老實說，他也不老實說，那麼事實便隱蔽住了。隱蔽的結果，只有不知己不知彼，糊裏糊塗的打起來，糊裏糊塗的打下去。

總理對於日本要亡中國，有挽救的方法沒有呢？有。總理看清楚了日本若真要亡中國，不但是中國之禍，也是日本之禍，日本不但不可存一個亡中國的念頭，並且要援助中國在世界上得到自由平等；這樣纔是中國之福，也是日本之福。這些老實話 總理向中國人說，也向日本人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這是 總理一生最後的講演；十二月三日到了天津，便一病不起，資志以沒了！

我們在今日萬般艱難萬重痛苦的局面中，紀念 總理誕辰。我們有一致的決心：如其和平運動無可著手，我們約齊了去殉國；如其和平運動可以着手，我們約齊了向著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邁步前進！

將士而不能默視；將在各機關統一方針之下，不問其為大公司或個人商店，以斷然態度臨之」云云。

看了這段消息，感到相當欣慰，同時也有一點感想。本來，我們對於中日和平問題的焦慮，只有兩點：一是經濟提攜是否能做到真正的平等互惠？一是日本軍人是否已能和政治家一樣的覺悟起來？這兩點若有明確的決定，不僅兩國和平問題，即和平之後的共存共榮及共同建設東亞的大問題，也都易如反掌。現日本政治當局已能鑒及其在華經濟界人士之錯誤，有予以糾正之意，而且日軍常也同樣有此遠見與決心，這真是值得欣慰的。但是，空言是無補於實際的。日本自事變以來，所有的對華經濟實施，無論在上海在華中及在華北，差不多完全是獨佔形式。日本政治家及軍人，怎樣來促使資本家在事實上把這獨佔形式取消，重建真正平等互惠的關係？我們也為之深切焦慮。達到此一事實，中日兩國的光彩立即交相輝映了。

### 特載 中日經濟合作應有之認識(上) 褚民宜

我們對於這次中日戰爭的形成，有一始終一貫的觀念，就是日本需要中國的資源以充實他的國力，滿足大和民族的理想生活，因之錯用了政治的與軍事的壓力，希望達到經濟問題的解決。在中國呢？所謂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一切蘊藏，如加開發，不但可以充實自己國家的實力，滿足中華民族崇高的生存條件，還可以給世界任何國以幫助；但因科學的落後，軍備的不修，和政治的不安定，經濟的建設無由發展。中國國民黨所負的使命，即在維持領土主權的原則下，完成經濟建設的任務；如果領土主權而不能完整，則所謂經濟合作，就等於一而倒的獨佔。所以政治的與軍事的壓力是必須抵抗，和平建設的方案是樂於接受。這就是中日七七事件以後之所以打起來而經過二年多以後之所以彼此主張和平的理由。

其次，我們感覺到這次中日戰爭的流弊，就是大家都上了第三國際的當。因為中日兩國都需要生存，都需要繁榮，所謂共存共榮是大家增加生產，發展文化的水準，戰爭的結果是，消耗了人力，物力和財力，並燬滅了人類的文明。以二年多的情形來說：中國人的死傷固然比日本人大，但中國人口衆多，其影響沒有日本來得緊要；至於財政上的損失，中國固然難以支持，而日本戰費以每月五萬萬日元計算，及其他消耗，則二年來已達二百萬萬日元以上，這個損失是不爲不小了。所以在七七事變以前，日本軍人以爲威嚇威嚇如九一八事件那樣，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而第三國際確看到了這種機會，命令中國共產黨勾結蔣介石抗日，目的在

消耗日本的國力。依他們的估計，中國即使將國力消耗了竭盡，日本國力也就消耗了一半以上，這樣中日都沒有辦法，蘇俄就可以收漁人之利；不但中日無由以共存共榮，而赤化東亞的目標或不勞而獲。再退一步言，蘇俄固惟恐天下不亂，即其他國家亦無不坐觀中日兩敗俱傷，所以英首相張伯倫有言：「日本即使勝利也得向英國借錢」。由此可知，中日兩國之生存與發展決非戰爭所能得之結果。所以日本因解決經濟問題而不惜出以戰爭，到現在纔知道了不易復元的一個大當；近衛聲明之所以「不割地，不賠款」「維持領土主權行政的完整」就覺悟了這一點。在中國，不但抗戰之無把握，而有先日本崩潰之可能，版圖固將成爲蘇俄之附庸不必說，而赤化生產落後之中國，其人民之痛苦何以堪，故有汪先生之豔電，進而恢復行使國民黨之職權，重負救國之大任。

中日問題之解決，日本既放棄軍事征服與政治的侵略，而以防共爲安定社會的基礎，以經濟合作爲奠定兩國永久和平與共存共榮，則中國不但沒有滅亡，且進而分担這東亞永久和平的責任。所以中日和平以後兩國所共同維繫之點，厥爲經濟合作問題爲最重大。

論中日經濟問題，我們必須檢討一下中日經濟關係的過程。在明末清初以前，這過程載諸史冊，我們固不遑列舉，但有人以爲明末清初以前的經濟關係即是原始式的爭奪，實則那時候交通工具沒有發達，航海術還沒有精通，歐西文化也還沒有完全東漸，雖然兩國沿海人民偶有往還，自向不能確斷爲二國正常經濟關係的開始。直至日本明治維新奏功，而中國海禁亦大開，不但國際關係日益頻繁，而外國貨幣也從此流入了中國。所以我們把明末清初到民元爲近世中日經濟關係的第一時期，當不爲過。在這一時期之中，一方面日

本內而藩離制度之擴棄，海軍國防之建立，外面與國際通商，拚力走入資本主義之大道，且由此樹於歐美政治外交陣容之林。一方面在中國，則清廷政治的腐敗，國家經濟制度之不確立，工商企業亦無由開展，其結果是國際政治侵略隨經濟的深入而漸次壓迫，迨中日之戰，日俄之戰，及八國聯軍之役以後，日本隨之亦要求賠款，割地，劃租界地等，一般武力為後盾的辦法，以之遂慾於經濟的開展。實則中日兩國以同文同種和地理的關係，自無須效歐美的方式作略侵中國之企圖；所以在此時期中所表現的，不是親善而是敵對。中國人之怨恨帝國主義因之亦以日本為最受影響，其結果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澎湃而致形成辛亥革命之成功。為了這緣故，中日關係又轉入了第二時期。這時期自民元起至民十五軍閥政治崩潰為止。我們知道由於第一時期武力的侵略，中日正常經濟關係依舊沒有建立，同時各國均勢制度漸漸形成起來；迨歐戰發生，日本的輕工業極度發達，各國無暇東顧，於是日本乘此機會思有以獨霸中國，獨霸東亞，除從德國手裏奪取青島外，更提出二十一條作政治上的壓迫，以條約束縛中國；實則這種方式，無異於第一時期，因為一則中日同是協約國，乘火打劫為國際輿論所不許，二則美國的地位在歐戰中有舉足輕重之勢，其對遠東，更不能讓日本獨得厚利，因之二十一條的結果入於僵局。歐戰結束後，華盛頓會議之舉行，九國公約之成立，使日本二十一條之目的未達，而所謂均勢制度則予以確定。我們雖然不能承認均勢制度對於中國為有利，但日本除被承認為有特殊地位外亦一無所得。如果日本對於政治壓迫的失敗具有相當的覺悟的話，也還可以從純粹經濟立場上進行提攜，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努力。我們試看那時候國內各種國際投資的企業，如中日、中英、中俄、中德等，其中日本的投資僅佔總投資額百分之三十

以上，而且大部份在東四省及華北，華中方面為數極少，即以漢冶萍而論，是中日經濟合作事業中之較早者，但漢冶萍公司是可謂失敗的；失敗的原因在那裏呢？由於中國方面者固不能否認，但該公司一則與中國並無利益，一則管理與技術方面均無進步。所以在此時期中，只有經濟獨佔的企圖，沒有平等互惠的經濟合作之事實，使中國人不能相信所謂經濟合作是有利的。再則日本輕工業在歐戰以後又大受影響，雖然利用關稅之優惠，儘量傾銷商品於中國市場，但仍然不能提高中國人的信仰。我們相信，日本的財力決不能全部負擔開發中國的蘊藏而無須其他國際的投資，則所謂獨佔的企圖事實上亦難以辦到。及至本黨出師北伐，奠都南京，中日關係又轉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新的時期，我們可謂之中日經濟關係的第三時期。我們知道，在北伐初時，外交上雖然有聯俄反英，但國共間的摩擦甚烈，對於日本並沒有特殊提出抗日主張或且有相當好感。而外交政策的決定尚有待乎奠定和統一。因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思潮澎湃到了極點，內而建設新的中國，外而徵拔次殖民地的地位，謀取獨立自由與平等，這種國民革命運動之成功是必然無疑的，日本如能從新檢討其過去政策，而與新中國為友，則中日關係，必定有重大轉變。不料日本一則暗助於軍閥，再則阻撓北伐如濟南慘案等，另一方面因為國民政府用迅速的外交手腕收回漢口九江的英租界，因之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將反英政策一變而為親英政策。實則五四運動固有抗日之原素，而北伐的成功亦以五四運動為最大的原素，如果日本能與國民政府從新建設平等的友誼，或尚不致立刻改變反英為親英，這一段外交史實雖然尚有許多可以討論的餘地，但日本毫沒有一些改弦更張之想，確是挫折中之一大原因。

(未完)

# 和平反共復黨建國 (特稿)

馮 適

## 五 反共結論

在既經揭穿共產黨的陰謀全相之後，想婦人孺子亦可認識共產黨之可憎可惡了。但有一部分的人知其一不知其二：以爲國民黨之反共，不免有一黨專政的嫌疑；以爲我們的反共，也許和現在重慶蔣黨的反共同樣是爭奪權位的。自有坦白說明之必要。

我們憎惡中國共產黨，而且決意要剷除它，這並非因爲我們是主張一黨專政，不容有國民黨以外的政黨存在。國民黨以黨建國的主張，原非一黨專政之謂；而且我們也曾再三倡導，和平必須集合各黨各派之力量以赴，國民黨則不過居其中心，並非說是要包辦。那麼，我們爲什麼獨獨要反對共產黨呢？這是因爲，共產黨已淪爲陰謀的團體，喪失其爲政黨的資格了。其所以淪爲陰謀的團體，在於共產黨拿戰略來代替政綱，拿策略來代替戰略。十餘年來，第三國

際指揮下的共產黨，其言論與行動，總是反覆無常，一回兒痛罵法西斯，一回兒又與法西斯親善；一回兒講無產階級專政，一回兒又講民主專政。每次都是把策略演成戰略，因戰略改變主義，沒有一個體系，沒有一個標準，只是想要奪取政權，不管這個政權的性質。講到奪取政權，是任何政黨都在這樣想的。但是這裏有個區別：土匪流氓也何嘗不想奪取政權，然而土匪流氓的集團不能成爲政黨。政黨要有政黨的風度，共產黨却正缺乏這個風度；就在這一點上，它淪落而爲土匪流氓的集團。對於土匪流氓的集團，我們是不能與之共事的，不能與之兩立的。

我們憎惡共產黨，也不是因爲它是代表無產階級。國民黨是講消弭階級的對立的，但階級對立的消弭，須是自然的結果；在未消弭以前，須經過階級協調的手續，在階級協調期間，是不可能

的主觀否認階級的存在，因而也是不可能否認代表各階級的政黨的存在。國民黨以消弭階級對立爲其終極目的，以階級協調爲其過渡手段；故國民黨所代表者爲全民，但同時容許各政黨之存在，與之合作，以謀協調。這樣子做去，等到階級的對立消弭，政黨的對立自然隨之消弭了。現在中國既有無產階級，國民黨自必加以尊重。共產黨果能代表無產階級，國民黨也自必加以尊重；但是共產黨並不能代表無產階級，並不忠實於無產階級，而只是利用無產階級，毀壞無產階級。無產階級要求工業發展，共產黨却在談農民暴動；無產階級要求民主自由，共產黨却在摹倣法西斯體制；無產階級要求和平，共產黨的蘇聯却在參預帝國主義戰爭；無產階級要求保存歷史的遺產，愛惜人力物力，中國共產黨却在焦土，摧毀人力物力。諸如此類，共產黨與無產階級之真正利

益背馳，三尺童子皆可知之。我們和愛護其他階級一樣愛護無產階級，和尊重其他階級一樣尊重無產階級；所以我們要反對共產黨的欺騙與利用無產階級，以無產階級為其爭取官僚政權的犧牲。

北伐前夕及其初期，國民黨曾經以對待一般政黨的態度對待共產黨；等到發現共產黨已離去一般政黨的道德，並且在毀傷無產階級的時候，國民黨就斷然加以攻擊。以前容共，是爲了愛護並尊重無產階級；後來反共，也是爲了愛護並尊重無產階級。抗戰以來，共產黨更以國家民族之生存換取無產階級之生存，以無產階級之生存換取共產黨官僚機關之生存；其不恤國家命脈之摧毀殆盡，不恤無產階級之隨國家命脈之摧毀殆盡以俱亡，而主張焦土抗戰，主張抗戰到底，皆以此故。所以我們要憎惡共產黨，並且決意要剷除它。

其次，還有一部分的人，以爲反共是對內的問題，和平是對外的問題；現在是對外重於對內，何必定把「反共」與「和平」相提并論呢？說這種話的人，不是一定是存心爲共產黨辯護，但至少至少還沒有會了解「爲什麼要反共？」

要答覆這問題，首先要問：爲什麼中國不能再打下去呢？是因爲有共產黨夾纏在裏頭，而獨裁者忍心爲所播弄。爲什麼這場戰爭陰差陽錯的打起來，拖泥帶水的打下去呢？是因爲有共產黨夾纏在裏頭，而獨裁者忍心爲所播弄。爲什麼到了戰無可恃，和有可能的時候，還不能結束戰禍，實現和平呢？也都是因爲有共產黨夾纏在裏頭，而獨裁者忍心爲所播弄。

我們絕非無緣無故的憎惡共產黨。遠的不必說，兩年來的事實，一幕幕的演出；不但是一般人認清楚了共產黨猙獰的真面目，就算平日傾向共產黨的人，稍具理智的，也不禁爲之搖頭太息。

捷克未亡之前，每當危急之際，蘇俄挺起腰，強調反侵略，捷克共產黨跟着搖旗吶喊，高呼抗爭；事到臨頭，蘇俄不動一兵，却說什麼援捷義務，與法國有聯帶關係，英不打仗，法不打仗，蘇俄不能單獨爲捷克而和德國打仗，以此解嘲。明與會議，表面上是英法犧牲捷克，骨子裏還是因爲蘇俄態度曖昧，英法防她上下其手，寧願自己忍氣，對德妥協。捷克就是這樣亡國的，這是一

幕。

西班牙共和政府，算是蘇俄人民陣線政策的拿手好戲了。不過，在共和政府軍事失利的時候，由蘇俄運來的一大批軍火，到了西境，全被截留，祕密交給共產黨；其理由是共和政府所在地，無政府黨勢力太大，不肯「藉寇兵而齎盜糧。」到了共和政府岌岌可危的時候，蘇俄探知西班牙還存着一大筆黃金，便多方勾搭，運往蘇俄，以負責保管及供給軍火爲餌；結果呢，存金運空了，所謂軍火影兒也沒有。有些西班牙共產黨首要，眼見着種種事實，於心不安，要想質問史達林，在被召赴俄途中，便不知去向了。西班牙共和政府也就是這樣覆滅的，這又是一幕。

波蘭介兩大之間，繼捷克而首當爭奪之要衝；爲謀自保，求助於列強。英法不稍猶豫，決心援助。蘇俄呢，以利害言，固然唇齒相依，以情理言，更是義不容辭。那裏知道事前一則要求俄兵有入波之自由，使波蘭深恐前門拒虎，後門進狼，蹈瓜分覆轍；再則要求沿境小國，受其保護，使各國進退維谷，慄慄危懼；及事機將發，突於擱淺英法蘇



軍事談判之中，與德國成立互不侵犯條約，劃分勢力範圍，德國遂得以舉兵入波。波蘭人民又是這樣慘遭戰禍的，這又是一幕。

英法和德蘇經過了無數的糾纏，到了這個時候，纔恍然大悟：德國固然可怕，而蘇俄所謂社會主義的和平外交，還是一脈相承的直接襲用沙皇時代帝國主義的侵略外交的衣鉢，只好毅然決然盡其援助波蘭的義務，並以救波而謀自救；法國更不能不對於共產黨為嚴厲的處置，解散其組織，限制其活動。因為達拉第看透了那一班共產黨徒唯知聽命於第三國際，心目中只有蘇俄，沒有法蘭西，有他們夾纒在裏頭，斷斷不能對外作戰。這又是一幕。

以上所舉，都是國際劇場裏有目共見的事實。至於中國呢，更不用說了。我們無時無刻不期望：中國共產黨人，自知其為中國人，戰則一致的為中國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共同抗戰，和則一致的為中國國家民族利益而共同謀和；然而他們偏要做蘇維埃聯邦的順民，已不以中國人的身份自處了。戰事發生以前，

伺機煽動，唯恐天下不亂。戰事發生以後，乘機篡竊，唯恐國民黨不分裂，國民政府不內潰，則共產勢力不能蔓延，赤區（即邊區）政權不能擴展；唯恐社會經濟不破壞，人民困苦不加深，則共產不成。到了可和的時候，千般百計，多方破壞；唯恐戰事結束，和平實現，陰謀不遂。質言之，他們自頂至踵，是以蘇俄的利益為主，在他們的策略路線底下，一切國家利益，民族生存，人民幸福，任何犧牲，在所不卹。德蘇協定以前，共產黨日言「反德」，甚至一般主張對德維持邦交以期軍火供給，不受影響，外交陣容，不多樹敵者，也都被目之為親日，詆之為漢奸。言猶在耳，德蘇協定告成，毛澤東使大聲倡言，「不反德」而「反英」了！對德如此，對日亦何嘗不如此？抗戰以來，共產黨人宣傳蘇俄出兵，外蒙出兵，幾次不靈驗；忽然德蘇成立不侵犯協定，又說蘇聯解除西顧之憂，這次一定來解決東方，要對日進兵了。事實如何呢？蘇俄果然來解決東方了，但不是制裁而是和日本簽訂停戰協定；蘇俄也果然進兵了，但不是對

日本，而是對波蘭。有了德蘇協定，中國共產黨人可以改過口來，「不反德」而「反英」，如今又有了日蘇協定，中國共產黨人還能怎麼說呢？只好說「不反日」而「反華」吧。

蘇俄為她自身的利害，有她的如意算盤，反覆無常，本無足異；可是，我們不能不嚴責中國共產黨。為什麼定要拿整個國家民族，來做蘇俄外交的犧牲品？我們尤其不能不嚴責獨裁者，為什麼忍心拿整個國家民族，來做共產黨策略路線的犧牲品？血戰兩年，創鉅痛深，捷克西班牙的覆轍，殷鑒不遠，波蘭人民又復陷水深火熱之中，還不夠我們反省嗎？我們今日，最迫切的，是在垂危之中，找得一線生機，在戰事已經失敗之後，找得一條可以消弭戰禍和平建國的大道。本黨六全大會宣言說：『和平所以順利建國之進行，反共所以掃除建國之障礙』，為救國家民族於垂危，為爭取民族的獨立生存，反共實有其重大的意義與必要，非僅政略的口號而已。

（註）本文大部分節自中華日報社評



## 蘇聯的狂吠

楊乃匡

蘇聯在其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紀念會中，發出兩大聲狂妄的狂吠：一是莫洛托夫外長的演說，一是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宣言。這兩個史太林的喇叭，和拉直喉管一樣的拉直迴筒，沒命地狂吠，却是把赤色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全般暴露出來了。

莫洛托夫登台以來，曾經狂吠過四次。第一次是在六月間，所謂「歷史的演說」；第二次是八月間訂立德蘇互不侵犯協約時的所謂「外交聲明」；第三次是十月三十一日對於「侵略」與「反侵略」的解說；第四次就是此次本月十日在革命紀念會上對於「戰爭與和平」的歪曲強辯。

第三國際執委會的宣言，是和莫氏演詞一鼻孔出氣的。綜括這兩口狂吠的內容，主要的不外三端：一，他說現時世界上所進行的戰爭，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也就是資本主義國家所掀起的；二，他認為現時的所謂中立國家（尤其是強國），皆想利用戰爭來坐收漁人之利；而蘇聯則否；三，他解釋蘇聯之瓜分波蘭，是因為波蘭統治階級的破產。總之，惟有蘇聯才是強大之國，正義之邦，其他國家皆是壓迫勞苦大眾的罪犯，因此要求全世界的勞苦大眾要擁護蘇聯。

關於第一點，說是現行世界戰爭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并非毫無理由；但我們要特別指出：蘇聯自施行新經濟政策以來，也已經不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同樣是資本主義的國

家了；不僅是資本主義，而且是極端暴戾的赤色資本帝國主義，它已離開社會主義不知幾千萬里了。就蘇聯的經濟組織上看去，它的具有社會化的勞工制度是和國社主義及法西斯主義的社會政策差不多，而整個國家經濟的資本化更與英美國家資本主義如出一轍；它有那一點足以表顯「把剩餘價值平均分潤給蘇聯勞動者」的共產主義的精神呢？在政治上，蘇聯國內的青年共產黨員，一百個之有一百個根本不知道蘇聯本國以外的事；它把所有革命黨人與外界絕緣，這還成其為第三「國際」的政治嗎？而且對於過去分佈在世界各處共產黨的活動，統統改為只與蘇聯有利的民族鬥爭，有的還夠不上稱民族鬥爭（例如在中國的共產黨），這還成其為國際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嗎？所以，蘇聯自身便是一個十足的資本帝國主義，莫洛托夫攻擊他國資本主義，我們正好以莫氏之言來請他攻擊自己。

其實，蘇聯不僅在內質上有了資本帝國主義的轉化，在她的對外行動上，更是較之其他資本主義各國尤為顯明地暴露了資本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在最近幾年來，她對於所有資本主義列強，極盡狼狽為奸之能事；凡屬社會主義革命上所不當做的事，她是無微不至的做盡了；英德等國是一向被稱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然而她今日聯英，明日又聯德，絕不顧及自己所喊的口號。她對於所有被壓迫的弱小國家，從來沒從「聯合被壓迫階級以反抗壓迫階級」的正義觀點上援助她們，却是無孔不入的加以侵略；她犧牲奧地利亞、西班牙與捷克，她併吞波蘭，她壓迫波羅的海諸小國使其淪為保護國；這些行動難道是馬克斯或列寧所許可的嗎？

至說現行世界戰爭是由別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引起，那正

好說在蘇聯自己的頭上。誰不承認：若非受命莫斯科而製造出來的西安事變，中日兩國決不致燃起戰爭的火焰；若非蘇聯朝秦暮楚的對德妥協，決不發生今次歐戰。蘇聯才是戰爭的煽動者與製造者，莫氏却輕輕把罪責嫁諸他人，可謂無恥之極。

即照莫氏所說，戰爭是由資本主義國家造成的，那末要防止戰爭及消滅戰爭，必須利用反資本主義的被壓迫民衆的暴力，才能達到真正的結果；但是以解放被壓迫階級爲己任的蘇聯是怎樣呢？自一九三四年來的五六年間，蘇聯非但不培植世界及其國內被壓迫階級的勢力，反是在其新穎的外交政策之下把所有被壓迫階級民衆的新生力量統統毀滅了。時至今日，已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制止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發動戰爭與進行戰爭。莫氏把戰爭歸咎於資本帝國主義的自然發展，我們認爲這正是革命者的恥辱。蘇聯既以革命者自居，就不配譴責他人。

關於第二點，莫氏說：「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各國之成就，端在假手於戰爭向外膨脹」；宣言中更做明的說：「在中立國或所謂中立國之資產階級，則以利用戰爭從事漁利爲事；美國資產階級因製造軍火，可使該國工業博取厚利，爰乃決定廢止軍火禁運各款；彼義大利之資產階級亦正在靜待機會，俾於適當時間攻擊戰敗者，從而夥同分贓」。美國及義大利等資本主義國家，是否唯以利用戰爭以圖漁利爲事，姑不具論；但是蘇聯之吞嚥波蘭及席捲波羅的海諸小國，是不是又如莫氏所說的「某某中立國利用其中立地位，乘人之危，以博取漁人之利」呢？真所謂「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固無待再加說明的了。

到目前爲止，蘇聯利用其特殊地位而漁利的厚利，除了半個波蘭的純粹吞沒，和波羅的海諸小國的變相被統治之外，此時正在向芬蘭進攻，企圖進一步跨過波羅的海直取斯干的那維亞，一面又若隱若現的南向巴爾幹及近東諸國伸其魔掌；可恨前些時的土耳其不如她的意，現在的芬蘭又不好好聽話，以致蘇聯的漁利政策還不算十分順利；因此蘇聯也只好靜待機會，俾於適當時間重振旗鼓的再來一下。最妙的是蘇聯對於中日戰爭，一面在鼓動中國抗戰，一面又與日本交好，這種態度，是不是也在利用中立地位企圖漁利呢？我們却也不忍多說了。

關於第三點，說是「波蘭軍閥及資本家所建立之國家與其一切領袖，均趨破產；雖有某數大國予以種種保證，資產階級的波蘭，仍不免於崩潰」；「波蘭國崩潰，我國紅軍作戰成功；此爲吾儕外交政策近來最顯著之成功之一，亦爲今日蘇聯最光榮之建樹之一，而足爲蘇聯忠實執行其和平外交政策之原理所引以爲榮者也」。這種不要臉的話虧她說得出來！照此推論，不僅蘇聯之吞沒波蘭爲合於和平原理，德國之吞沒波蘭捷克，奧地利也是合於和平原理的了，可是蘇聯過去又何故對德國的向外發展大加攻擊呢？由此可知，凡是與蘇聯有利者，無謂出諸何種形式，皆可稱爲合乎「和平原理」，而且是「最光榮」的。蘇聯的和平政策，原來如此！

莫氏在抨擊資本主義國家的戰爭時還說：「全球人口共二十一萬二千萬，而捲入歐亞兩處戰爭中者已過半數，此即資本主義世界今日所表現之主要成績」。我們可以把蘇聯的五腑六臟併攏來說一句：「這種悲慘的成績，不是別國，正是蘇聯一手造成的」！

## 斯丹林在歐洲的最後目的

Genevieve Tabouis 著  
劉 鐸 譯

— New Republic —

在歐洲的外交舞台上，希特勒一向是一位最熾赫的人物。掀風作浪的是他，使風平浪靜的也是他。他能欺弄他的敵人，他也能出賣他的朋友。他能把他和他的敵友間的關係，都稱為同盟。他制服了羅馬、瑪德里、東京、布達巴斯特以及沙菲亞。總而言之，在整個歐洲，他是唯一的活躍的人物。

現在他和斯丹林聯盟了，希特勒雖然可以自認是世界的主人，可是他終于遇着了勁敵了。斯丹林遲早會成功的，那時他定然會掉轉頭來，背棄希特勒。俄國——不論是帝俄或布爾希維克的俄國——他真正的敵人，是大日爾曼帝國，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

希特勒為着要完成他心目中所謂的傑作，把他自己的觀念都背棄了。現在他的「種族主義」、他的「反共主義」怎樣了？顯然的，這一切都沒有政治和外交的策略那樣重要了。然另一方面，共產主義却顯出它的勢力。

近來幾個月，莫斯科的郵差，每天總兩度光臨那些管理國外共產主義活動的官員的大門；可是那些駐莫斯科的外國外交代表，真地蠢透了，他們却認定蘇聯現在偏向民族主義，業已放棄了國際共產主義的理想，並且他們還把他們這種觀察，報告給他們各自的政府。其實那作為一時權宜之計的德蘇協定，倒證明了斯丹林仍舊是一本其固定的政策，循着他自己的道路，向前邁進。他的道路也許不是實行普遍的共產主義，但無論如何是在鞏固他自己的地位，俾得在希特勒所說的「新秩序」到來的時候，他能夠

## 馬克思主義之崩潰（特載）

毛一波

十二 政黨獨裁的兩面

自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以來，世界上的政治潮流，表面好像日漸傾向於自由的民主主義，其實乃淪於反動之中。如俄羅斯的布爾雪維克與意大利的法西斯蒂之先後出現，而各在其本國實行政黨的獨裁政治，即是一個好例。我覺得比較的研究意俄兩國最近的情況，是很有趣味的一種工作。莫索里尼在 *Cerarcchia* 雜誌上說：「戰後與近來的教訓，均可證明自由主權的破產。現在俄羅斯與意大利兩國，已遠離此種思想，故布爾雪維克與法西斯蒂，完全與自由主義無關」。現在我們且來研究看看，布爾雪維克與法西斯蒂，根本上是否相同，是否同是反動潮流中產物！

先說俄羅斯：俄羅斯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本可實行共產主義，然因為列寧黨的破壞，而實行了謬誤的國有政策，於是使當時的經濟陷於破產的狀態。雖在一九二一年恢復了資本主義——所謂新經濟政策，到

出來做一個公斷者。同時，德蘇協定，是斯丹林的一個成功，因為那不斷威脅蘇聯的反共產主義，確已壽終正寢了。

在慕尼黑會議以後，法國的報紙，對於法國聯絡蘇聯以制德，表示遺憾，但是他們認為，一旦危險時期渡過以後，法國還將和德國聯絡，共同摧毀莫斯科的共產主義。斯丹林恐怕在戰爭終了，或在戰爭之中，他的朋友和敵人，都可能站在一條戰線上，來共同對付他。斯氏這種恐懼是對的。可是里賓特洛甫之出聘莫斯科，却使得這個可能性完全消滅了。不過這樣一來，世界各國的共產主義，都衰落下去了，或者說，共產主義的教義已經失去了他的力量了。譬如，巴黎的共產主義者，也去參加那最時髦的宴會，最大的招待會了。並且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員，因受了李維洛夫及其「和平不可分」與「集體安全」政策的影響，並因受了希特勒主義的威脅，現在不但都很忠心的而且很保守的，擁護他們國內的政策。

自去年三月始，那時正是英法蘇企圖團結一致，共同對付德國的開始，希特勒看到他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所擬定的計劃的實行，有引起和民主國開戰的危險（這種戰爭，希氏自知必敗無疑），並且他也知道，要拆散波蘭和民主國的聯盟，是不可能的。

德蘇協定，幾使希特勒能夠實現他那稱霸歐洲的迷夢。因為這項協定，使英法在保護波蘭戰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並且還使英法知道，縱然他們在保衛波蘭戰爭中是成功了，他們在六個月以後，亦將被迫去保衛他們自己的首都。蘇聯的目的，無疑地是想促使資本主義國家，互相廝殺，而他自已却作壁上之觀。

蘇聯已經表示保守中立了。但是他祇是答應在戰爭的最初的幾個月內，保持中立。所以德蘇協定賦予蘇聯極大的仲裁的力量；因為對於戰事勝利，他有着舉足重輕之勢。在巴黎的波蘭當局都相信，假如蘇聯以原料接濟德國，他也會以機關鎗和飛機供給波蘭的。而歐洲的外交家也都相信，雖然希特勒把半個波蘭，拱手讓給了斯丹林，然斯丹林也不一定希望希特

現在工業已恢復戰前百分之五十五，然而人民的困苦，依然和世界資本主義的國家一樣。

在政治方面，革命後的俄羅斯，完全為列寧黨之首領獨裁。其對於各派政敵，均用殘殺的方法。可怕的「其卡」（非常委員會）不知捕殺了好多革命黨人！據調查，俄國在獄罪犯，已有九〇，四一五人，其中有四五，〇〇〇人是革命者。至於橫征暴斂，也是俄國現政府的特點。如房捐一項，每六七尺見方之一室，每月收捐一百六七元。因此，常使一些無產階級流離失所。單從這兩點，我們已可看出俄國政治的黑暗。在財政方面，俄國的紙幣，常常濫發，致使不能兌現，而價格大低。現行之新幣如銀行鈔，國庫券，雖大加進步，然物價日高，而新幣價日低。深知貨幣原理者，必可預料其不能長久維持現狀了。在工業方面已略述及之。但俄國的工業雖稍復原狀，然因其以資本主義的方面去從事生產，於是免不了失業問題的發生，據調查，現已有一百二十萬的失業工人了；但實際還不止此哩。因為列寧政府常常祕不真實宣佈的緣故。至於工人組織工會。列寧政府雖然許可，但須受他們的命令。俄國的內部既是如此，其對外故仍不免侵略政策。日俄之盟，蒙古問題，處處都表現出他們侵掠弱小民族的事跡。因為在資本主義組

勒勝利。這是什麼道理呢？希特勒者，乃斯丹林在歐洲的一個真正的敵人。

張伯倫和達拉第都知道，在和平一經宣佈以後，斯丹林定要成爲某一個國家的首腦，而把那一個國家的所有的富源以及那滿地黃金的寶庫，完全據爲己有。在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斯丹林相信，他定能令出必行，而逼使全世界實行共產主義。

顯然的，斯丹林沒有希特勒那樣熾赫。但若再等幾時，就有精彩的幾幕可看了。在目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在他們的報端，鼓吹納粹、法西斯、共產主義三者在觀念上的銜和。他們這種論調似乎還將繼續一個相當的時期。譬如，八月二十六號，意大利民報(Popolo d'Italia)會這樣說：納粹、法西斯、共產三種觀念，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反布爾喬亞，反富豪政治，反民主。

佛蘭丁(Pierre-Etienne Flandin)在八月十五號，對達拉第內閣中之某一閣員，曾經說過：「從現在起，我們可以認爲極權國都團結一致了。這樣一來，事情却變得簡單的多了：因爲民主國知道了他們應該應付什麼，所以可以團結起來，共同爲着他們生存去奮鬥。這個鬥爭就是自由與專制的鬥爭」。

佛蘭丁一半是對的，但是斯丹林是否會和希特勒一直幹到底，却還是一個疑問；因爲若斯丹林要那樣幹，不啻在幫那將會侵犯他自己邊疆的德國。所以斯丹林喉使他最大的敵人希特勒和民主國作戰，使民主國去消耗希特勒的力量，等到他的力量消耗至某種程度而在那不費吹灰之力便可以翻身其間的最後一剎那到來的時候，斯丹林會一步跨出來，把希特勒一舉消滅。有許多德國的官員，認爲將來蘇聯背棄德國，是不可避免的事。

八月二十四號，希特勒會令戈培爾，研究德國官員對於德蘇協定的反應，並且還發下一道命令，禁止談論關於德國政治的轉變問題，但若有希特勒的代表在場，或在官員重逢的場合，却不在此例。德國的武官，尤其

織的國家，自然不能免掉要向着帝國主義的道路上走。有人稱俄國爲赤色帝國主義者，那是很可以的。

其次說意大利：意大利與俄羅斯一樣，是一種小農社會的國家；在歐洲諸國中，帶着社會主義的色彩極濃。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列寧黨專政後，赤化的潮流，瀰漫了當時意大利的全土；但因爲經濟的變動，與乎凡爾賽會議，意人在國際間利益上的失敗（爲解決亞多西亞勒海問題），於是政治入於混亂反動狀態。乃在一九二二年，莫索里尼領袖着法西斯蒂黨，迎合當時一般民衆「爲祖國」的心理，而奪取了政權，實行其一黨的獨裁。莫索里尼執政後，非常殘暴，常常無端的殺人放火；對於政敵的方法，不減於列寧黨之用「其卡」。專政後數星期，便取消保護房客的法律，由房主任意加租，使一般店夥工人無地可居；據調查，米蘭一地，數家人合住一室者，佔百分之八十以上。在財政方面，意大利的國幣，一九二〇年跌至最低度，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間始漸漲起，但今又大見低落，僅值歐戰前七分之一了。在工業方面，莫索里尼會利用工人工資低廉，去促進大資本事業的發展。據調查，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以後，有股份公司數目的增加，已達一倍餘；而股票的紅利，每家至少爲百分

是那些曾被戈林派往西班牙的高級指揮，如格羅腦(Gronau)等輩，都公開地批評希特勒，說他發動了一個「非常可疑的」新軍事行動。他們認為，德國在冒着失去他自己同盟的危險，冒着使自己孤立的危險，和斯丹林接近。他們更認為希特勒的決意，在加速世界大戰的爆發。他們不知道，當世界大戰果真爆發的時候，斯丹林將採取什麼行動。他們這一席話確實有些見地。結果希特勒以電話通知墨索里尼，請他向佛郎哥提出哀的美敦書，叫他把巴利阿里羣島(Balearic Islands)讓與軸心國，作為效忠軸心國的保證，若佛郎哥拒絕的話，瑪約喀(massorca)和米諾卡(minorca)兩地將遭受可怖的攻擊。

墨索里尼之駐西班牙軍事全權代表，剛巴拉將軍(Gen. G. Ambara)曾對戈林說，在他看來，佛郎哥對於共產主義與反共產主義的聯盟，表示非常的憤懣，佛郎哥正想轉變方向，投入主民國懷抱。此外，日本也不斷的提出抗議，新英日同盟是很有可能性的。封鎖香港之事已成過去了。至於匈牙利、巨哥斯拉夫、保加利亞等國，也都在竭力掙扎，希望擺脫希特勒的束縛。

也許在這次空前未有的大門爭之後，民主國將耗費極大的精力，希特勒將逐漸地落入斯丹林的掌握之中，那時斯丹林對待希特勒，將和希特勒目下對待墨索里尼一樣，斯丹林為着要保衛蘇聯的安全和宣傳他自己的理想，他會拋棄希特勒的。

法國有許多人都認為，將來民主國勢必和斯丹林去辦交涉，尤其在會議席上，將有一番口舌。民主國逼不得已將替那對於希特勒的野心和斯丹林的傲慢所製造出來的戰爭，感覺極端厭倦的時候，覓取一種和平的方案。現在我們雖然都在渡着悲慘的日子，但在巴黎還有些人，仍舊保持他們過去的那種幽默態度，在八月廿六日有一個人說：「這一次墨索里尼可報了仇了；現在輪到希特勒來看人的顏色了」。

之十。然因為資本這樣集中的結果，於是工人失業的數目大增。意國的官場，雖亦像俄國列寧政府一樣不肯據實報告，然據調查出的，已不在少數。在工人待遇上，意國亦如俄國一樣，對於工人組織工會，干涉甚嚴。即現有的全國勞動總同盟，雖已達四十五萬人，然却是未得官廳的許可，而私自存者。但工人因此不滿已極，常有暴動的事實發生。意大利國內的政治經濟情形既是如此，其對外方針。當然免不了要努力於勢力之擴張。在中歐方面，與小協商國結了互保利益的和約外交政策，算已成功，至其移民政策，雖受美國的限制，而大大失敗，然近又向着阿非利加的脫黑波。里比亞，紅海及印度方面發展了。

從上面比較研究的結果，我覺得自命為革命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俄國，其與反動的實行國家主義者專政的意國，並沒有什麼差別。所謂意俄兩國政治，同是壓迫無產階級的政治；所謂意俄兩國的經濟，同是資本主義的組織；所謂意俄兩國的外交，同是在擴張各人本國的勢力！在「藍天的意大利」的莫索里尼！你的話證明了現在的俄羅斯與意大利，都是被了反動的潮流激盪着：——激盪着，何時纔會平靜下去呢？

## 美國遠東政策之將來

鎮南

美國通過新中立法後，重慶蔣系機關報中央日報於本月八日著論，評述美國將來之政策，題為「明年一月」，大意謂美國現在已顯明地揭起反侵略的旗幟，先從歐洲，助英法以反德蘇，到了明年一月二十六日美日商約滿期之日，亦必將在遠東助中國以反日本；并謂現時遠東之局勢，實為東亞新秩序與九國公約之爭云云。認定美日的衝突不久就要來到。

我們的見解是怎樣呢？差不多是與重慶完全相反。我們認為美日兩國過去未曾衝突，現在也未衝突，將來亦不至於衝突。

稍從歷史上觀察，便可瞭知美日的交誼不在英日同盟時代的英日交誼之下，較之美英的交誼是更親切得多。日本在先年也和中國一樣是閉關自守的，而她最初對外開始外交關係，是由於美國的勸說，而後才透過美國與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國有了正常的外交；日俄戰爭的結束，也是由於美國的調停；這些都是日本外交史上所時常稱道的。一九二二年的華府會議，表面上雖像是完全對日本，而有所謂門戶開放主義的九國公約之締結；其實，美國若有一分對待日本的作用，便同時有兩分對待英國的作用。最可引以為證的，是當時並未把默認日本特殊地位的「藍辛石井協定」撤消，原來美日兩國早就同意以世界地域分權為原則的國際關係了。所以，九國公約所表現的事實，不過是反映第一次歐戰後英美在遠東的敵對性而已。

美國於對日外交與對英外交的基本異點就在此。因為日

本的遠東發展是地域性的，而英國的遠東發展却是世界性的；美國甯可對日本伸縮一點在遠東的特殊權益，却不願意讓英國永據世界帝國的太上寶座。我們試把美英和美日的關係的歷史稍一檢討，這種基點是隨時可以發現的。即以最近的事實來說，這種性質也非常明白。中日戰爭以來，美國對於日本，除了在道德上略加譴責之外，并未發動何等實際的援華制日的行動；在物質援助上，反是對於日本的軍火供給較之對於中國要多到若干倍。至於美國廢止美日商約，目的是在打擊當時的英日東京談判，對英的性質遠過於對日。否則，美國若果必須壓制日本的話，早就可以廢止商約，而且在廢止商約之外，還有更多的舉動可為。我們不能否認廢止商約所及於日本的不利影響，但是我們同時可以就最近的美日談判的形勢，推知美日的未來關係有復趨協調的可能；據十三日東京電訊，美日間懸案六起已告解決，便是一個明證。總之，美國的對日關係是道義的多，政治的少；適可而止的多，愈演愈厲的少；妥協的多，衝突的少。只要日本稍知進退，美日關係不難立即回復其歷史的融和。

但是對於英國則不然。如前所述，美國因不願英國執世界之牛耳，所以隨時隨地要壓抑英國的發展。拿中日問題來說：在事變之初，美當局首先聲明，「將來中日事件之解決，美國必須居極重要之地位」，這就是針對英國，警告其不得與日本私相授受；北京會議之毫無效果，也是因為英美間的意思之不協調；而美國拿廢止美日商約來衝散東京談判，



尤其表露美英衝突的深刻化。美國是無時無刻不在抑壓英國，雖然美國有時也立於同情英國政策的立場（如最近通過新中立法一事），可是它的作用是在提高美國對於英國的地位與權力，其與正面的對英抑壓，目的還是相同的。

根據這個基點，我們又可以看出美國的政策極限：美國之所以壓抑英國，并非要壓抑英國本身，乃是壓抑英國的世界政策；同樣理由，美國對於任何國家的世界政策皆是忌恨的，她現在以新中立法來援英制德，便是爲了德國將有世界政策之企圖的緣故。美國要削弱德國的能力，要規範英國的行動，無論美國本身不會牽入戰爭，新中立法的實施，在壓制英德兩國的世界勢力一點上，是必要的。

現在我們再根據這個基點，來觀察美國的遠東政策。

如前所述，美國對於日本，只有趨於協調，不致發生衝突，只就新中立法之實施并不適用於遠東一點就可以看得出來。美國之必須如此，並非對日本有所疑懼，實因對日協調較之對日衝突更爲有利，更合於她的基點。

第一，就日美的歷史關係而言，兩國沒有發生衝突之必要與可能。日本在其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意志中，曾一再聲明尊重第三國在華的合法權益，尤其是最近日本當局特別對美國聲明，重申尊重美國權益的意志，這正是美國所最要聽也最高興聽的事；所以，中日問題解決之日，日本照其預定計劃向建設東亞新秩序之途邁進，必不致於妨害美國的權益，美國是看得很清楚的。即使不然，日本是霸佔遠東了，但以日本的脆弱能力，若不有外力的協助，能霸佔得如何久遠，真是不得而知；至於說日本由東亞新秩序進而企圖世界新秩序，那更是渺茫無期的了。所以美國對日本是不必以世界政策爲慮的，自然用不着多事躊躇。

第二，照日本一國來講，美國固然用不着顧慮，但是在

牽連於日本的旁面的，却有一個極可憂慮的惡因素。這個惡因素所加於美國外交基點上的不安，較之過去的英國和目前的德國要深重得多。就是蘇聯。

從英國稱霸全球起，到若干日以前的德國崛起止，在此時期的蘇聯，一則是國力未充，二則是國際地位孤立無靠，一直是保持着沈默無爲的狀態，似乎與任何國家都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自然也看不出她的野心。但是，上帝給予蘇聯以天大的幸運，她現在是一步登龍了。在德蘇互不侵犯協定之後，不費吹灰之力，吞了半個波蘭，席捲了北歐諸小國，還要對東南歐躍躍欲試；總之，蘇聯此刻已操有整個歐洲的生殺之權。不僅如此，她現在在歐洲獨贏了賭注之後，又掉頭東向，企圖以勾結德國的方法來勾結日本，此一計劃如果實現，無疑的，遠東的勢力至少要被蘇聯所平分。這樣一來，世界霸權將一舉手爲蘇聯所得。

蘇聯現正得意忘形的樣這做。莫洛托夫在其兩次的荒唐演說中，如何打倒英法，如何制服德國，還有準備如何改善日蘇關係，差不多已把它的五腑六臟畢露於世人眼前。在蘇聯的心目中，沒有英法，沒有德義與日本，也沒有美國，任何國家對於美國一向是不肯故意惹事的，而蘇聯却蠻不講理的把美國貨船佛林特號扣留起來，而且大模大樣的對美國當局大施攻訐。蘇聯現在無異警告美國；第一次大戰的最後決定者雖是美國，今次大戰的最後決定者却是蘇聯了。蘇聯的計劃只缺一分工夫了！就是日蘇妥協。日本會不會和她妥協呢？這個問題，美國看得比日本會更清楚些：假使美日之間不是妥協而是衝突，那末正好是蘇聯世界政策的成功機會。我們斷定美國將在遠東用壓抑英國和德國的方法來壓抑蘇聯，所以亦可斷定美日的未來關係是妥協不是衝突。何況兩國本來是妥協的。

## 日本對「滿」經濟統制概況 汪壽昌

九一八事變之後，「滿洲國」成立了。日本之所以助成「滿洲國」其主要目的，在使東四省成一個「國防的國家」；對於日本，使之成爲「大陸政策」的前衛，也就是現在所提議創立的「東亞協同體」的前衛。質言之：就是希圖把東四省造成能夠担任日本雄霸遠東所必需的「重工業的兵站基礎」地位。

但是一直到現在，所有油坊（荳油製造業），磨坊（麵粉製造業），燒鍋（燒酒釀造業）等等三大東四省的特產企業，依然代表東四省的整個經濟體制的全部；依然沒有一點戰略意義之可言。因爲這樣的緣故，日本無時無刻不在積極想法打破東四省原來的舊的經濟組織，以及輸出資本與技術，企圖以東四省的豐富的煤鐵和化學工業等原料資源，編成近代的經濟組織，以償其夙願。並且把這一種企圖視爲統治東四省經濟的唯一的最重大的使命。

日本的這種意願，早在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三年所頒佈的所謂「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中，已有如下的表示：

(一)切實開發資源，並對重要經濟部門予以「國家的統制」。

(二)開拓利源，振興實業；並依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歡迎外資；特別應充分利用先進諸國之技術經驗。

(三)欲謀東亞經濟之融合與合理化，必先與「善鄰之日本」結成相互依存之關係；並置「經濟政策」之重心於「日滿兩國之協調」。

到了第二年，又發表其所謂「對於一般企業之聲明」；對於「國家的統制」，更予以嚴格而具體的計劃。大意是：

在「國防」上重要的產業，即公共、公益的事業，以及一般產業的根本基礎企業，如交通、電信、鐵鋼、輕金屬、金、煤、煤油、汽車、硫安、曹達、木材等事業，都應予以特別的管理。就是其他一般的企業，凡具事業性質的，也應該予以某種的「行政的統制」；不過大體上歡迎廣大民衆的參與經營。

在發表此項「聲明」的同時，對於各種事業性質的企業化的，決定其所要採行的統制形式，並劃分「統制部門」，及「自由部門」的界限，劃分的情形如下：

第一種 「國」營「公」營及「特許」之事業：

特殊銀行業 儲蓄銀行業 中央銀行 郵政 彩票及具有彩票性質之各種發行業務 航空業 跑馬鐵道（地方鐵道及專用鐵道在外） 電報電話及無線電播音 屠宰場 家畜市場 「國」有林之林業 「國」有金礦之採掘 鴉片與毒品及其加工業 鐵、煤油、輕金屬原礦等之採掘 輕金屬製煉事業 製鐵製鋼事業 雲母百巖工業 電氣事業 火藥製造業 其他軍需工業 度量衡器製造事業

第二種 許可事業：

普通銀行業 保險業 地方鐵道 許可區採漁業 地方鐵道 專用鐵道 汽車運輸業 內河運輸業 海運 運輸業 承盤漁權之採用 採煤及其他 承受原有林場特許權之營業 羊毛及棉花之加工業 狩獵 栽培罌粟 「國」有礦區外之採金 提煉煤油業 瓦斯事業 汽車工業 硫安工業 酒精工業 曹達工業 捲菸工業製鹽業

第三種 得自由經營之企業：

自營之農牧 一般漁業 農畜產品加工業（羊毛及棉花之加工在外） 密業 木材製造業 水產品之販賣業（製鹽業在外） 皮革工業 畜產品之販賣業 農林產品之販賣

食料品製造業 釀造業（酒精工業在外） 紙漿及造紙業  
製料業 麵粉工業 油脂工業 水泥工業（生產上必需統  
制） 紡績工業 染織工業 一般製藥工業 機械工業

上面所規定的還嫌不夠嚴密，所以在前年（一九三七年）五月間又頒「重要產業統制法」，並於同時即開始其所謂「五年產業計劃」。根據此項「法律」，兵器製造業以下，凡適用這種「統制法」的各種產業，一經指定，即採行「許可制度」。假使不獲日「滿」的許可，即一概不得經營。受這種指定的不幸產業，計有下列各類：

「國防」產業與基本產業之適用許可制者：

兵器製造業 飛機製造業 汽車製造業 鐵之精鍊 液體燃料（鑛油及無水酒精） 製造業 鋼之精鍊 鋁之精鍊 鎂之精鍊 鉛之精鍊 亞鉛之精鍊 金之精鍊 銀之精鍊 銅之精鍊 煤礦業（年產不滿五萬公噸者在外）

纖維工業之適用許可制者：

毛織物製造業（手工毛織在外） 棉紗紡織業 棉織物製造業（手織機者在外） 麻線製造業（年產三十公噸以上者） 麻之紡織業（手織機者在外）

食料及嗜好品工業之適用許可制者：

麵粉工業（日產能力五百袋以上者） 麥酒製造業 製糖業 烟草製造業（年產捲烟一千萬枝以上者）

化學工業之適用許可制者：

曹達工業（天然曹達精製者在外） 紙漿製造業 火柴工業 肥料（硫酸阿摩尼亞、硝酸阿摩尼亞、過磷酸石灰、石灰鑄業）工業 油坊業（備有抽出式及壓榨機十五台以上者）工業

營業之適用許可制者：

水門等工業

據此，則所謂自由企業之如紡織業、食料品工業、水門汀工業、紙漿工業、火柴工業等等，也都列入所謂「指定產業」，而須經日「滿」的支配，此項被指定的產業，且非依一律的統制法加以控制，而各異其方式。關於這一點，可以從所謂「滿洲國實業部」的聲明來觀察：

（一）「國防」有關之重要產業，及國民經濟之基本產業，概採行「一產業，一企業」之原則。並謂為扶成若干強力企業計，所有「特殊企業」概須在「政府之特別指導與監督」下進行（二）「國」內主要之原始生產物之重要的加工工業（如大荳榨油等），對此原始產業及其加工工業，概須在「政府」統制之下，使之彼此適調與改進。

（三）凡設備過剩之重要產業，應加以限制，俾使企業者與消費者間之協調的維持。

上述的各種「產業統制」，顯然具有兩大特徵：（一）一業一公司主義（即獨佔主義）；（二）「特殊公司」制度。

在這兩種經濟壟斷的方式之下，東四省的所謂「天然寶藏」，勢必全入日人的府庫，當此高唱「中日和平」，「經濟提攜」之際，此種情形，不能不使吾人有慎重的顧慮。而且在近衛聲明的東亞協同體的原則中，有所謂「日滿支」經濟連環法的提議，今對「滿」的經濟統制，已若是嚴密，則對「支」的經濟行為，又將如何？況且「華北開發會社」，「華中振興會社」等也早已顯露其操縱獨佔的面目於吾人之前，更使中國有識之士不能不對於中日的和平前途作一番深長的考慮了。所以日本假使真正的覺悟到有實現中日親善的迫切需要，那就非根本放棄此種經濟獨佔的觀念，澈底取消這種獨佔的違反平等互惠原則的政策不可。

## 日本最近在華之經濟動態與經濟提攜(下)

王時傑

「華中振興會社」是與「華北開發會社」同於民國廿七年(日本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七日成立的。牠負有「復興佔領地經濟」以及「再建與擴張」的任務，日人都稱之為「國策會社」。所以「華中振興會社」與「華北開發會社」的進展與充實，實即日本「大陸政策」進行過程的反映。

「華中振興會社」的組織概況是這樣的：

(一) 資本金一億日圓；不及「華北開發會社」者三分之一。這是考慮「華中」情形與「華北」不同的結果。資金由日本政府與民間各負半數湊成。第一次收入股金共三千一百三十八萬二千三百四十四圓。其內容：

日本政府部份	一八,八八二,三四四圓
實物折合	七,六四〇,〇〇〇
現金	一一,二四二,三四四
民間股金部份	一一,五〇〇,〇〇〇

日政府之所謂實物股者，即指其因軍運而供給火車頭、貨車、客車等車輛，及鐵道設施上所需之軌條枕木等物件是所謂民間股金，指昭和十三年八月三日起所募得的十萬股而言。此十萬股共有股東九千七百七十人其中一千四百三十四名，係發起人及贊成人；此外八千二百七十三名，係公開應募者。

(二) 事業資金，決定全部發行「公司債」募集之。現已定發行「華中振興債券」五億日圓；此數等於資金總額的五倍。

(三) 重要負責人業已決定者如次：

總經理 兒玉謙次(前正金銀行總經理)  
副經理 平澤要(前遞信省次官)

理事 金井清(前滿鐵會社專員)

關田三郎(前正金銀行外國課長)

油谷恭一(前日華實業協會理事)

(四) 日政府之監督權：日政府有取消該會社決議之權，有委任及解除該會社負責人員之權；並在國防或其他必要上，得頒發各種必要命令。

(五) 日政府之「助成」：如担保民間股息六分，實息不足時由政府補償等。但「華北開發會社」在開業後十年間，得免繳納所得稅營業收益稅，以及當地的地方稅。「華中振興會社」則無此優待，其理由據云係在於「華北」與「華中」環境的不同。

「華中振興會社」事業計劃，原則上，該社並不直接經營事業，惟在必要時而經日政府核准者則例外。各項事業皆設專門公司經營而歸該社統一指導，及予以投資或融資。

投資與融資的目標是：交通及運輸、通信、電氣、瓦斯及水道、鑛產、水產等等事業。今後五年間預定事業費額，有如下表：(單位：日金千圓)

昭和十三年度(民國廿七年)	三〇,〇〇〇
十四年度(民國廿八年)	二〇,〇〇〇
十五年度(民國廿九年)	二〇,〇〇〇
十六年度(民國三十年)	二五,〇〇〇
十七年度(民國卅一年)	二〇,〇〇〇
合計	一一五,〇〇〇

所定事業，大體上根據「一業一公司」之原則，合併此等公司之收支而編成「華中振興會社」今後五年之收益預算，有如下表：(單位，日金千圓)

	收入	支出	利益
一九三八年度	四八四	二七九	二〇五
一九三九年度	二、四六三	一、五二四	四三八
一九四〇年度	三、一三一	一、六六九	一、四六二
一九四一年度	四、一三三	一、七六四	二、三六七
一九四二年度	四、八一	一、八四五	二、九六六

(註) 表示包括「政府補助金收入」。▲表示包括上項補助金之償還。

依此收益預想，故以為第一年度之民間股息可得二分八厘；第二年，六分；第三年第四年，六分五厘；第五年，六分六厘。在第二年度度止，日政府官股息不發給；以後給息的預定者：第三第四年度者二分五厘，第五年度為三分云云。

設立附屬公司「華中振興會社」當前事業，企圖以上海為中心，經營鐵道、汽車公路、通信、電氣、水道、礦山、水產、以及其他事業，以謀一般產業的「振興」。現已設有附屬公司之事業現狀，略如下述：

(一) 鐵道 恢復京滬、滬杭甬、蘇嘉、及江南四大鐵道之運輸，由「華中鐵道會社」經營，概況如左。

(甲) 資本金 五千萬日圓(現金部份，第一次實收四分之一)

(乙) 營業路線 八〇〇基羅米突：

- (1) 海南線(上海—南京間) 三一—
- (2) 海杭線(上海—杭州間) 一九六
- (3) 京蕪線(南京—蕪湖間) 九四
- (4) 蘇嘉線(蘇州—嘉興間) 七六
- (5) 滬甯線(吳淞—上海間) 一八

(丙) 附帶事業 收買下列等長途公共汽車公司，而經營長途公共汽車公司之事業：

- (1) 大直公司 原行上海—無錫、及常熟—蘇州等主要路線
- (2) 森本公司 原行無錫—常州—丹陽間之路線

(3) 其他長途公共汽車公司

(丁) 運輸 大體上以戰前為標準，將來當按「上海華興銀行券」之價值而改訂。

(戊) 借款問題 各路原負之外債，決置諸不理云。

(己) 擴張計劃 在今後二年間，先恢復戰前狀態，並擬在同時推行「大上海都市計劃」，市中心區設立上海站，並築環繞市區之鐵道，及直通真茹之新線，並計劃將長途公共汽車之營業路線增至二千基羅米突。

(庚) 創立時期 民國廿八年五月一日開始營業(根據日本「國際經濟週報」第一〇〇〇期一五七四頁)

(辛) 職務分配 據一〇〇一期「國際經濟週報」第一六五七頁所載為：

社長 未定

副社長 田誠(前國際觀光局長)

常務董事 上林市太郎(前中支日軍軍用鐵道局局長)

董事 堀尾豐熊(前日本鐵道省監察官)

監事 國澤新兵(日本通運公司社長)

監察 園田三郎(中支振興會社理事)

(二) 水運 水運 修理吳淞及虬江路碼頭，使與鐵道聯運。復於本年七月間，設立「上海內河水運會社」，資本金二百萬日圓。航線以上海為中心，經營七大內河航線；控制黃浦江上流及江南一帶之水運事業。(依日本「國際經濟週報」第九七七號載，該公司現有汽船七十五艘，浮輪七十隻，經營上海蘇州無錫間，上海葉榭間，蕪湖裕溪間，南京揚州間之航路云)。

(三) 通信 同年七月末，已有「華中電報股份公司」之設立。資本金一千五百萬元。該社事業，將中日間及上海、蘇

州、南京、杭州等「華中」各都市間一切有線、無線電報電話，統一經營。及「華北」之海底電報等事業。

(四)無線電播音事業，此外又計劃組織新公司，經營播音事業。惟播音事業之收費極為困難，故該公司之收支方面，不免惡化。

(五)電氣與自來水事業 同年六月，作為「華中振興會社」附屬機關之「華中水電股份有限公司」業已成立。該公司資本金為二千五百萬日圓。事業以上海為中心，先使現有之電氣及自來水事業參加，而謀組成一統合機關。現已參加者，有南市、閘北、浦東、翔華、真茹大場等之各電氣公司，及二個自來水公司。目前僅在修復舊觀，將來擬推及佔領區之全部。如蘇州、無錫、杭州、南京等等之水電公司，皆預備用收買方法而吸收在「華中振興會社」之中。並計劃在相當時期，將使自來水事業獨立經營。

(六)鑛產 「華中」最大之鑛產，為長江流域一帶之鐵鑛；埋藏量均在一億噸以上，佔全國三成半之多。因臨長江附近，運輸上極為便利；故早在開採中。同年四月八日，在「華中振興會社」之中，已設有「華中鐵鑛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此項採掘事業。該公司資本金為二千萬日圓。事業計劃，第一期開採南京與蕪湖間，太平與銅陵間之桃冲鐵鑛區。尤以太平鐵鑛為預備最先開發之目標。

該公司於同年五月中旬，已派出「先遣隊」至蕪湖，從事修復鐵區，與輸出港及馬鞍山間之輕便鐵道，並雇用中國農工三千人，首先開採凹凸山與南山之鐵鑛，並預定在昭和十四年度可以出鐵一百萬噸；五年後可年產五百萬噸。目前則日產約五百公噸左右。

此外，太平，桃冲之鐵鑛，已在切實計劃採掘中。大冶

鐵鑛，雖已委託日鐵經營；但關於「華中鐵鑛」所產鑛石輸送諸事，則謀有以調整之。

(七)上海公有產業 「上海市」之「都市建設計劃」，已於同年九月一日起實行；同年二月中旬並已開始收買土地；同年十一月五日又設立「華中都市公共汽車公司」。亦將歸屬於「華中振興會社」而受其統制者。該公司資本金三百萬日圓。事業計劃，擬經營「華中」方面之上海、南京、杭州、蘇州、無錫、常州、鎮江等市內之公共汽車，及相互間之長途公共汽車事業。

(八)水產 同年七月二十五日，正在上海楊樹浦設立「海漁市場」；今復謀統制「華中」水產業計，又於十一月六日，在上海「正式創立」一「華中水產會社」。資本一百三十萬日圓。經營水產物之批發市場與販賣事業，並從事漁輪與網魚等之捉捕，以及冷藏運輸等之事業。

看了上面所述兩大會社之概況，已覺把全部關於我國計民生所攸關的重要事業，完全壟斷殆盡，其他關於各種局部貿易及紗業等尚未提及。其中雖間有以「中日合辦」的名義而創立的公司，但亦絕對受此兩大公司之節制與管理，我國方面，完全站在附庸的地位，其實益之收獲，幾全部為日方所有。以此方式而言經濟提攜，不但不能使中國人民心悅誠服，而且徒示國際間以滑稽的印象，對於日本自身的信譽，亦有莫大的損失。

當此和平運動日漸具體化的時候，中日兩國的國運以及整個東亞的前途，完全繫於中日關係之是否能實現平等互惠的原則以為斷。日本假使真正覺悟到這一點，就應該即立法放棄此種獨占壟斷的經濟權益，而真正的以平等互惠的條件與中國切實合作，這是我們所熱切期望於日本當局的。

## 歐戰對於日本工商業之影響

木譯軍

——自金鋼鑽雜誌——

歐洲大戰之爆發，雖然無疑的對於日本的工商業有利，然若謂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那種景氣，將再度光臨日本，則未免有些欠妥。蓋因目下綜錯的情勢，不但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更複雜更微妙，而且日本自身，目下正在進行那建立東亞新秩序艱巨的工作，這件龐大工作的進行，是需要大宗的金錢和大量的原料的。現在祇就歐戰對於日本工商業幾個重要的部門，所能給予可能的影響，概略地分述如下：

## 一 出口貿易

首先我們（指日本人，下仿此）得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因為歐戰的關係，我們的出口貿易能夠擴張到什麼程度？我們的輕工業，尤其是紡織工業，已經發展得超過限度了，而且縱然要立即擴張此項出口貿易，我們也沒有充足的勞力。大量原料的輸入，或可使我們全部出口貿易增加。蓋因美國——該國似已決定保守中——現正感覺棉花生產過剩，頗希日本當局與之簽訂絲棉物交換協定；如此一來，我們便可以獲得棉花的供給，而且我們的生絲也能得以迅速的銷售了。至于食品出口問題，我人認為，政府不必採取強迫的辦法，強令必需的食品，運銷外國。最近出口貿易之所以降低，係由于原料金錢勞力缺乏所致，而此三者之缺乏，乃中國事件之結果也。所以，出口貿易所遭遇的困難，現在雖已逐漸解決，但要想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那樣隆盛，目下尚無此望。

## 二 外匯影響

外匯所受的影響，的確至深且鉅。現在我們的問題是：還是脫離金鎊呢，抑或與于美圓維持適當的匯率？二者孰為上策？雖然從許多情勢看來，以採取後一辦法較為得計，但政府業經決定，仍維持一先令二辨士的匯率。其理由有六：（一）一國金融政策，關係至大，不能因技術問題，遽加更變。（二）中國貨幣完全在英國控制之下，就日本在華貨幣政策而論，日本若脫離金鎊，殊為不智。（三）歐洲衝突未來發展如何，尚為不可知之數，故放棄目下的匯率，時期尚未成熟。（四）若與美圓結合，則對英之匯率，波動定將猛烈，結果我國商人，欲與英商競爭，則至為困難。（五）國外匯兌的中心，由倫敦移至紐約，未必就是日元與美元結合之保證。（六）美國已宣佈廢止日美商業協，所以日本欲與美這樣國家的貨幣結合，必須加以慎重的考慮。

在接到歐洲衝突爆發的消息的時候，東京的水上保險商，于八月三十號決定提高保險費，並於九月一號開始實行。政府因見到保險商此種輕率的舉動，對於商業與航運頗為不利，很有採取適當有效辦法的可能，藉以制止保險率之增高。據聞有關當局，刻正準備於行將舉行之御前會議中提出戰時法，要求保險事業歸政府辦理。但無論如何，若官方規定保險費，在一般水準之下，則東京之保險商，絕無希望獲得額外的利潤。

我國航運公司，因歐戰的關係，定可以繁榮起來。因為我國航運之兩大勁敵，刻下正在互相作戰。但是要希望能和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那樣興旺，仍不可能。因沿岸航行船



雙需要之增加，各公司均感覺航行深海的船隻不敷分配。八月中，日本航行深海船隻的總噸位，為九十八萬噸，較中國事變前增加五十萬噸。但這個數目仍不足應付逐漸增加之軍火運輸，以及擴張海外貿易之需要。所以我們希望能有更多的船隻，從事海洋運輸事業。

絲商們並不悲觀，且很樂觀，雖然歐洲不能運銷絲貨（佔全部絲之出口百分之十四），但對美出口之活躍，與絲價之增高，足可抵銷此項損失。目下美國對於人造絲的需要，因戰爭景氣的關係而大大的增加，這一方面因該國着重軍火工業，人造絲之產量大減。另一方面，因為德意的貨品，不能繼續運往該國。不過，日本人造絲的產量，要想再增，一般人都認為是近乎不可能的。所以，有人謂將來的絲價將增至二千日元一包，這種說法並不是毫無根據的。

### 三 麻織工業受影響

歐戰若能拖延一個很長的時日，對於日本麻織工業，實大有裨益。雖則目下國內對於麻織品需要很大，尚不能大量出口，但生麻却有機會運銷美國，因為美國的生麻一向由英國供給。一向便想以生麻運美國的日滿麻公司，當然不能失去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

鋼鐵工業擴展的計劃，遭遇到了極大的障礙，因為原料及機器的輸入，均已停頓。至於生鐵，我們無需悲觀，因為我們不但有大量的儲藏，而且我們可以從華中揚子江流域獲得之。但主要的原料如錳、廢鐵以及機件之來源，若一旦中斷，日本的鋼鐵工業，將遭致命的打擊。日本大量的鋼條、廢鐵、以及煉鋼的機器，係由美國供給，所以日本鋼鐵公司，對於美是否將參加歐戰，是十分關心的。

金礦工業，由於政府的鼓勵關係，已經享受了戰時的繁榮，且今後將更繁榮起來。衆料因歐戰關係，金價將來定可

超越目下三元八角五分一克的價格。

上次世界大戰時，銅的出口獲利頗巨，但目今此項金屬，不但不能出口，而且需要輸入。銅價的高漲，雖則對於日本銅鑛開採有利，但對日本一般的工業的影響却很嚴重。

汽油開採商與提煉商，確可利用目下的機會，擴張他們事業，使在日本的外商，遭受極大損失，但一旦汽油的輸入停止，日本的全國將蒙受極嚴重的影響。此處順便說一句，即據一九三六年統計，從美國輸入的汽油佔百分之六十，荷屬東印度佔百分之二十一，英屬婆羅洲佔百分之七。所以我們應該注意美國對日本的態度。

### 四 受機器的輸出

歐戰對於日本的機器工業，一方面有利，一方面也不利。歐洲各國之各種工廠設備之必需品，不能運至日本，使日本機器工業擴張計劃，遭遇極嚴重的阻礙。另一方面，日本製造的機器，可以在亞洲各國，獲得更多的銷路，因為歐洲的機器，將不繼續運銷亞洲。再者造船工業，亦極有興盛之希望。

至於蘇打及玻璃工業，因歐菲兩洲工業輸入之中斷，恐將受到嚴重的打擊。據估計日本每年需鹽二百萬公噸，而日本本國所產的鹽，祇有五十萬公噸，其餘一百五十萬公噸，有九十萬噸由鄰近的口岸輸入，還有六十萬公噸係由遠處輸入的。日本本國的出產，完全用作食鹽，所有工業上面所用的鹽，完全仰給外國。現在雖然正在計劃向美洲及南海各地，購買工業用鹽，但從這些地方能否獲得足供需要之數量，還是一個疑問。

### 五 酵母花來源中斷

北歐各國一向是日本酵母花最大的供給者，目下因歐戰關係，此項原料之來源業已中斷，日本若不能從美國獲得此

項原料，日本之啤酒商恐將受到嚴重的打擊。美國業已廢止日美商業協定，日本恐無希望從該國獲得此項原料。所以目下啤酒商，計劃在國內及朝鮮北部，增加酵母花的產量。

因歐戰關係及輸往歐洲水產之增加，使日本的漁業，大有希望。罐頭食品的出口，更將利市三倍。據日本罐頭食品組合估計，從今年十月起，未來的十二個月中，罐頭食品輸出的總額，可達二萬三千七百萬元，運往日元集團諸國的，佔三千七百萬元，其他各國佔二萬萬元。輸出的總額較去年增加一倍。

南冰洋日本的捕鯨公司，也有繁榮的可能。因為南冰洋英德的捕鯨公司，縱不完全停頓，亦將被迫縮小範圍。

歐戰對於日本影響最嚴重還是紡織工業。其他各部門，倒在其次。

澳洲政府禁止羊毛運往日本，這雖然是日本紡織工業的一個重大的打擊，但日本仍可向南菲南美購買。滿洲與中國的市場完全在日本壟斷之下，至於日本與英國毛織品一向競爭的市場，如英屬印度、南非、埃及、北美、以及阿根廷等地，目下因歐戰關係，英德法三國的貨物，均已停止運往，所以日本的毛織品，很可以獲得更大的市場。

在歐戰爆發之時，日本幾家大紡織公司的股票，漲風頗熾，這當然因為一般人都預料，日本的棉織品的輸出，將和第一次大戰時一樣的旺盛，可是在本文開始的時候，我已都說過，這種過份的樂觀，不能說是有什麼實在的根據的。

#### 六 人造絲工業的預測

人造絲工業，祇要意大利維持一天中立，便無繁榮之望，因為意大利的人造絲工業，是日本的一個勁敵。日本人造絲雖然獨佔了中國的市場，但在英屬印度、荷屬東印度、及非洲，日本和意大利的競爭，仍非常激烈。此外，歐洲衝突，若再更進一步惡化，北歐諸國軟弱的輸入，定將受到阻礙

，但關於此點，我人不必悲觀，蓋我人仍可自加拿大以及美洲獲得此項原料也。

細紗的出口，目下逐漸增加，今後很有獲得更大世界的市場的可能。

歐戰發生後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關於中國事情，比較以前更容易處理了。結果政府對於運輸的統制，可以減輕，將來關於輸往日元集團的棉織與絲織品的統制，大概可以不致如目下之嚴格。我們知道，對於運往大陸的貨物，加以嚴格的統制，對有關的商人，是一個打擊。這種打擊之嚴重性，實令人難以想像。譬如，本年最初七個月輸往日圓集團國家的人造絲，祇有一九三八年同期的四分之一。

#### 七 染料業勢將興隆

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時候，日本極端感覺染料的缺乏。但自從世界大戰以後，日本的染料工業，已有顯著的進步，在現在的歐戰的時期，定將受到更好的刺激而興盛起來。現在德國的染料雖然不能繼續運來，但我們也不恐慌，因為日本漂染業仍有本國的染料可用，而不致受到嚴重的影響。另一方面，日本自製的染料，還可以傾銷世界的市場。因為歐洲諸國，如英德兩國，都不能再以染料供應國際市場，在平時，這兩個國家的染料貿易，佔全世界染料貿易百分之八十。現在想從美國獲得製造顏料的原料，雖然顯着還有許多困難，但是隨着鋼鐵工業的發展，我們可以自己製造顏料和其他的原料。在本年最初七個月中，日本輸出的顏料，達七百一十四萬八千公噸，價值九百萬日元。這個數目，不但打破以往的記錄，而且比去年全年輸出的總額還大。這些顏料大半都是運往日元集團的國家，但今後若歐戰能延長數年，運往英屬印度、南海諸國、澳洲以及東方各地的顏料數量，一定還可以大大的增加起來。

## 欲 予 無 言 集

## 葉 紀 懷

## 四八 歷史的開幕辭

蔣介石最近在其所謂「六中全會」上發表一篇所謂開幕辭，重慶各報一致加以稱道，認為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文件。說起「歷史」二字，有兩樁時髦的事足以媲美：一是張伯倫的傘，曾被稱為「歷史的傘」；一是莫洛托甫就任外長後的第一次演說，曾被稱為「歷史的演說」。此次的蔣之開幕辭，當然要稱「歷史的開幕辭」了。

至於這篇開幕辭的「歷史」的價值何在，愧我局外人不得而知。所可知者，只覺得辭中有幾句高妙的話，但又不知對與不對。

蔣說：「大家想一想：假如我們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不奮起抗戰，今天突然臨到歐戰發生這樣一個世界的大變局，我們國運的危險和處置的艱難，將成一個怎樣的局勢？」這真是一個天大的問題，誰也不敢「想一想」，因為「假如」一語的話，便可想到我們中國早就因歐戰而亡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蔣委員長」的「抗戰」，幸而因「抗戰」而未

歐戰所滅亡！對不對？

繼說：「我可以「負責」告訴各位同志：我們軍事，無論到什麼時候和在什麼情況之下，必能得到最後勝利，決不會失敗的」。蔣先生的「勝利論」比斬釘斷鐵還要斬，還要硬。他的話是「負責」說的，不比平常所說的「不負責任」之言；所以將來可以之作為「歷史」的考據，大概最重要的「歷史價值」就是在此。我們現在不說什麼，橫豎將來是可以考證的。

又說：「在常人呢，失敗了該回頭；但是日本，永不會反省，永不會改正；所以他愈失敗，只有愈錯誤，而愈錯誤，則必然愈失敗。在這九個月來，他軍事政治外交等，無一不在失敗的路上急進。總之一句話，日人的失敗，是不可救藥的了」。這一段話說得真是維妙維肖，至妙在何處，肖在何人，我且不說，好在任何一位讀者皆能註解出來的。但是我又忍不住默默對着蔣先生發出哈哈大笑。

我的笑，恐怕也就是「歷史的笑」吧

## 四九 共產黨的不打自招

關於蔣之開幕辭，獨有共產黨方面的反映有一點特別：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稱：「日方在五中全會與六中全會中間所發動之「謠言攻勢」，至今雖已全然失敗；惟中國內部之「尖銳摩擦」，確是令人扼腕者。故國民黨六中全會最重要之使命，即在如何促進國共兩黨之合作與團結」言中所說的「謠言攻勢」，自然是最近別的通訊社不予發表而同盟社特予發表的「國共兩黨的明爭暗鬥」而言。可是共黨機關報却又承認有「尖銳摩擦」，同時要求「促進國共兩黨之合作與團結」；這正是不打自招，而重慶內部國共間的鬥爭乃是「事實」，絕非「謠言」了。

本來，這一類事實多得不勝枚舉，只是蔣介石一向都是不加承認而已。然而，事實勝於雄辯，即使沒有此次新華日報的自供，局外人早已瞭如指掌了。只有蔣介石，誠如他自己所說的「永不會反省，永不會改正；所以他愈失敗，只有愈錯誤，而愈錯誤，則必然愈失敗」，真是「不可救藥」的東西！